

湖南日报·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张权 陆嘉琪 彭彭

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，一批又一批优秀的湖湘儿女舍身为国，前赴后继，他们所作出的牺牲惊天动地，三湘热土浸透着英雄的碧血。

据统计，自1927年到1949年间，全国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有370多万人。其中，湖南牺牲的革命烈士有20多万人，其中有名可查的有15万多人。

毛泽东主席一家有6位亲人为革命献出生命；何长工家族中包括妻儿在内的30多名亲属惨遭杀害；贺龙的贺氏宗亲中有有名可查的烈士达2050位！平江一个当时人口不足50万人的县，从1921年至1949年，全县先后有23万多人为革命牺牲，其中登记在册的烈士有21000多名。

数以百万计的先烈，没有活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，但他们的牺牲，撑起了一个民族的苦难辉煌，让渴望摆脱屈辱的中华民族完成了一次精神洗礼。

为有牺牲多壮志，敢教日月换新天！

为有牺牲多壮志

湖湘英烈浩气千秋砥砺来人



宣章烈士陵园。

张斌摄



国家一级文物《分耕草册》。 通讯员 摄

革命，为着救国救民的真理

【特写】

“云！谁无父母，谁无儿女，谁无情人，我们正是为了救助全中国人民的父母和妻儿，所以牺牲了自己的一切。我们虽然是死了，但我们的遗志自有未死的同志来完成。”

写信人叫陈觉，湖南醴陵人。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1928年春，作为省委特派员，陈觉参与指挥中共湘东特委和醴陵县委组织的“醴陵年关暴动”。因叛徒出卖，1928年4月，他与妻子赵云霄分别在长沙和常德两地被捕。同年10月，陈觉在长沙牺牲，年仅21岁。

几个月后，赵云霄在给襁褓中的女儿喂过最后一口奶后，毅然走上刑场，牺牲时年仅23岁。她在给女儿的遗书中写道：“小宝宝，我很明白地告诉你，你的父母是共产党员……望你好好长大成人，且好好读书，才不辜负你父母的期望。”

【长镜头】

盛夏的湘东，暑气腾腾。在陈觉的家乡，醴陵烈士陵园中竖立着这对革命伉俪的铜像，夫妻二人紧紧相依，举目前方。

“让人痛惜的是，两人的小宝宝在当时的条件下，并没有健康生存下来。在陈觉赵云霄就义后不久，便也离开了人世。”醴陵烈士陵园管理所所长杨云志说，“每每讲到他们的故事，我总忍不住流泪，而参观者也是眼含泪花。”

在陵园陈列室的墙上，两张俊朗清秀的黑白照片，引人注目，照片的主人公是张挹兰和李家珍。

其中，张挹兰是同李大钊等19位革命者一同赴死的英烈。在先后登上绞刑架的20人中，她是最后一个受刑的，也是唯一的女性。

反动当局对张挹兰讲：“你年纪轻轻，又是女流之辈，只要你肯说一声以后不干了，就放你出去。”又说，他们都死了，没人知道你说了些什么……但张挹兰从容不迫，面不改色地走上了绞刑架……

《纪念刘和珍君》是鲁迅先生广为传颂的名篇，而李家珍便是与刘和珍一同遇难的学生之一。1924年夏，李家珍考入北京大学。他曾异常兴奋地对同学们说：“求学所得，夙愿已偿，将来为国除妖，登门拜席，必当其任。”

就是怀着“为国除妖”的壮志，1926年3月18日，他参加了中共北方区委组织的“反对八国最后通牒国民大会”，在游行请愿时被段祺瑞政府的军警射杀，年仅21岁。

陈觉夫妇、张挹兰和李家珍，除了是醴陵同乡，他们身上还洋溢着一种共同的气质：青春。

在中国革命的历史长卷中，青春注定是一抹亮色！在很多革命遗址参观，墙上的一张张肖像照下是简单的生平介绍，看得越多，心愈发揪得生疼。

他们生卒的“卒”，大多是1928、1929、1930、1931……这些在20多岁、30岁出头就牺牲的烈士，永远凝固在一张张清晰度并不高的黑白照片中。有些人，甚至没有留下一张照片。

这群年轻人，在当时，大多是社会的精英：高学历、家境优裕、前途光明。

是什么让他们不惧生死，勇毅前行？

陈觉出身于富裕家庭，1925年被党组织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，是最早一批接触马克思主义的年轻人。

张挹兰在北大师从中共早期领导人李大钊，更与湖南同乡、中共第一位女党员缪伯英结为好友。受他们教导和影响，张挹兰逐步改变了原先“教育救国”的思想，开始热情地投身于大革命运动，投身于反帝、反封建、反军阀的革命斗争。

杨云志所长说，十月革命一声炮响，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，也给苦苦探寻救亡图存出路的湖南青年指明了前进方向，提供了全新选择。

“觉悟的门前，便是刀山剑树，我们是开门呢，还是不开门呢”，这是“醉心救国事”的湖南青年邓中夏心底的声音。门打开了，阳光便照射了进来。

就这样，生于忧患、长于忧患的湖湘子弟，为着信仰，一步步遵循着内心的怒吼声，走向了历史舞台的中央。

【画外音】

醴陵市党史专家吴兴强：在近代中国历史舞台的中央，一批批湖南青年以集体行动的方，义无反顾地为争取民族独立、人民解放而前赴后继、浴血奋战。最根本的原因是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激发了湖南青年的奋斗精神。



平江起义纪念馆。 通讯员 摄

牺牲，为着全天下穷苦百姓的利益

【特写】

说起平江起义，必然会提到“三月扑城”。1928年3月16日，20余万农民组成的暴动队伍化装成挑担的、唱戏的、舞龙的、买菜的、道士等，向平江县城东的三阳街、城北的画桥、西街和南街集结。20余万人，像一股怒潮，汹涌不断。近百里的大道上，一直没有断过队伍。大家手持大刀、长枪，从各路冲进城里，和驻城的敌军展开激烈的战斗。

“三月扑城”虽然失败了，但锻炼了人民、武装了工农、积累了武装斗争经验。

【长镜头】

领导这场20余万农民暴动的组织者叫毛简青。时至今日，在他的故乡湖南平江县，到处都可以见到他的痕迹：简青学校、简青大桥、简青大道。

毛简青烈士故居也是当年中共平江县委机关驻地，讲解员方赛玉介绍：早在1921冬、1922年春，毛泽东先后批准平江青年毛简青、陈邦章、余贲人加入了共产党。1922年冬，平江建立了第一个党小组，次年冬建立了第一个党支部。1925年，正式成立了中共平江地方委员会。

我们在陈列室的一个展柜里看到，1928年6月中共中央的一份《中央对湘鄂赣总暴动和平江问题的决议》文件，详细记载了当时平江共产党员的人数。还有一幅图，呈现了1927年毛简青担任县委书记时平江县委组织架构列表。

“正是因为有了共产党的领导，平江的农民运动才非常有号召力和组织力。”方赛玉说。

但是对于彼时的大多数农民而言，他们能够理解，刚刚进入中国不久的共产主义意味着什么吗？

在当年，一个人口不足50万的平江县，为什么有20余万农民愿意跟着毛简青“闹革命”？

在纪念馆另一个展厅，记者看到了一件“镇馆之宝”——国家一级文物《分耕草册》。讲解员说，这是1985年一余姓老人无偿捐献的，土地革命时期平江县苏维埃政府给农民分田地的一个纸质实证。

据悉，余老捐献《分耕草册》时，说了这样一段话：土地对于农民来讲意义深远，这个册子证明农民翻了身，得到了土地，成了土地的主人，这些都离不开中国共产党，只有共产党才是真正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。

1931年秋天，毛简青奉命去湘鄂西中央分局工作，临别时妻子问他，“你走了，这个家还要不要？”毛简青亲了正在熟睡中的5岁儿子对妻子说：“家，当然我们要，我们干革命，正是为了家的幸福，特别是为了4万万人的家都能得到幸福。”

1932年秋，毛简青牺牲于湖北洪湖边的瞿家湾。1945年，党中央在延安中央党校大礼堂为毛简青等烈士举行追悼大会。

【画外音】

平江县党史办主任李双龙：中国共产党成立后，毛泽东同志培养了毛简青等平江第一批共产党员。随后，他们掀起农民运动，使一切权力归农会，通过减租减息平巢阻禁（要求平价把粮食卖给老百姓，同时阻止和禁止地主把粮食运出本地）、禁烟禁赌破除迷信、统一度量、组织信贷发展生产等，使平江农民群众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。

传承，让先烈精神永垂不朽

【特写】

汉寿烈士陵园，有一座无名烈士墓。明媚阳光下，墓碑上“无名烈士之墓”几个红色大字，深情而凝重。一丛小花从旁边栏杆斜插而出，似乎正在以它的方式表达着一份崇敬。墓碑旁，绿意浓浓，不时有鸟儿婉转啼叫，在这个肃静又不失生机的一角，安睡着20余名无名烈士的忠魂。

在湖南，还有许多这样的无名烈士墓。所埋何人、来自何处、为何牺牲，生前的经历如何，没人知道。

这些人为了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，抛头颅、洒热血、义无反顾、前赴后继。

他们的名字无人知晓，他们的功绩与世长存。

【长镜头】

2021年4月，汉寿烈士陵园新晋为省级烈士纪念设施，同时被评上的还有临澧烈士陵园、城步烈士陵园、株洲烈士纪念馆以及郴州市湘南起义纪念馆。

至此，全省县级以上烈士纪念设施共有227处，其中国家级21处、省级17处。国家级数量位列全国第二。

这是什么概念？湖南目前共有122个县级行政区，也就是说几乎每个县都有1-2处烈士纪念设施。

一座座丰碑，就是血与火熔铸的历史。湖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三级主任科员刘文彬介绍，湖南烈士纪念设施主要有3大主题板块：以长沙、湘潭、岳阳为主体的“伟人将帅故里”，以浏阳、平江、茶陵、炎陵、汝城、宜章为主体的“工农运动热土”，以株洲、湘西、岳阳为主体的“红军光辉事迹”等。

2020年9月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南，赞誉湖南“十步之内，必有芳草”“寸土于滴红军血，一步一尊英雄躯”。

大大小小的烈士纪念设施里，长眠着数万湖湘革命先烈，成为湖南人不怕牺牲、献身中国革命的历史见证，也成为今天我们汲取砥砺前行精神力量的丰富宝藏、不竭源泉。

【画外音】

湖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三级主任科员刘文彬：近年来，“为烈士寻亲”成了为革命英烈和亲属办实事的一项重要工程。随着烈士遗骸DNA信息抢救工程工作的推进，以及社会各界寻亲活动的广泛展开，将有越来越多的“无名烈士”有根有源、有血有肉地复活。据统计，在“为烈士寻亲”行动中，湖南已为160多名烈士寻找到亲属和战友。



4月3日，市民、游客来到湖南烈士公园，缅怀革命先烈，传承红色基因。 湖南日报·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田超 摄

记者手记

张权

采访中，我们一路听到湖湘英烈们悲壮的故事，心灵感到震撼的同时，作为媒体人也感到一种沉甸甸的使命和责任：如何更深更好地挖掘先烈们的事迹，讲好讲活他们的故事，让他们从历史中“走”出来，“走”进大众的心里？

今年热播的一部电视剧《觉醒年代》，让陈独秀、李大钊、蔡和森这些历史人物从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中“走”了出来。陈延年、陈乔年这对过去较少为人所知的革命兄弟，更成为当代无数年轻人追捧的偶像。7月4日，是烈士陈延年牺牲的日子，安徽合肥延乔路路牌下摆满的鲜花，上海龙华烈士陵园烈士墓前如雪片般堆叠的来信，让广大网友泪珠盈睫。

近年来，为讲好湖湘英烈的故事，宣传文化界做出了许多的努力，成效显著。从电视剧《恰同学少年》到电影《血战湘江》，从电视剧《伟大的转折》到电影《半条被子的故事》，从文献纪录片《中国出了个毛泽东·故园长歌》到京剧《向警予》……这一系列的文艺作品，生动鲜活地再现了革命年代的青春热血，网上圈粉无数。

但是，对于灿若星河的湖湘英烈来说，我们所做的依然不够。还有无数我们熟悉的或不为人所知的英雄和故事等待我们去挖掘、去讲述。让更多英烈们的故事鲜活起来，这是最好的告慰，最好的传承。

继承先烈遗志，争取更大光荣，我们任重而道远！

让英烈的故事鲜活起来